



寻觅集
绿原

► 起居室内的写者
黄梅

席德这个小人儿
苏福忠

思辨的愉悦
盛宁

美国文明散论
钱满素

这些年
毛尖

一个人的城堡
黄昱宁

黄
梅
／
著

起居室内的写者

A decorative illustration of a vine with large, heart-shaped leaves and small, five-petaled flowers, arching over the title.

起居室内的写者

黄梅 / 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丽华

文字编辑:刘 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起居室里的写者/黄梅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1
(互读文丛)

ISBN 978-7-5060-3657-3

I. 起… II. 黄… III. 文学评论-英国-文集
IV. I56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2095 号

起居室里的写者

QIJUSHI LI DE XIEZHE

黄 梅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9.125

字数:200 千字

ISBN 978-7-5060-3657-3 定价:2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写在“互读文丛”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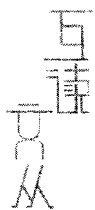
“互读文丛”的命名缘于和这套丛书的作者之一苏福忠的几次闲聊。编辑出身的老苏，一贯主张认真读书、有感而发的治学之道。他深痛当下学界浮躁成风，为名利所累而弄虚作假，担忧那种不读文本，却精于从二手资料中下载八卦的风气蔓延生长。此时编辑部正好也在计划出版一套研究外国文学的学人阅读感言类的读物。于是，我们不谋而合，开始了和各位作者的合作。

“互读”所指，首先是对文本的阅读，阐释都在阅读的基础之上，然后自由表达。没有静心拜读的态度，没有对文本逐字逐行的吸食消化，则阐释缺乏所指，即使妙笔生花，也只是自说自话的表演，读者看了不知所云。

本文丛所选的七本书，皆以阅读外国文学文化的文本所生感想为主，虽然作者的姿态各异，风格迥然；但从老一辈的著名诗人，到新生代的作家，首先都是老实认真的读书人。他们

与作品之间，不论是精神上的契合，还是观念上的拆解；不论是我注六经，亦或是六经注我，都提供了各自与文本打交道的看家本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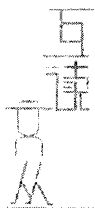
当然，读者诸君，仁智各见，谨希望积极反馈。因“互读”把您都算进来了；更何况您的建议一定会在下集文丛里得以反映。



目 录

萨维奇小姐：“有才无貌” / 1
还有简·卡莱尔 / 20
塞耶斯（上）：从破案开始 / 35
塞耶斯（下）：制谜者的秘密 / 47
起居室里的写者：简·奥斯丁 / 56
初“会”奥斯丁 / 68
《爱玛》中的两位长者 / 71
奥斯丁与着装的焦虑 / 85
约翰·达什伍德的世界 / 92
人生的一些关键时刻 / 110

- 莱辛写猫 / 115
- “自由女性”的困惑 / 125
- “作者莱辛” / 130
- 漫步芒果街 / 142
- 伍尔夫的三重言说 / 152
- 奥康纳笔下的灾祸 / 166
- 风靡一时的《着魔》 / 177
- 不肯进取 / 187
- 黑色语言与“她”的命运 / 194
- 关于《现代运动》 / 211
- 选择的“效益核算” / 220
- “排行榜”的诱惑 / 222
- 不妨读一读《势利者》 / 235
- 穿越阴影线 / 238
- 透过两重眼光 / 234
- 《天路历程》与西方个人主义的悖论 / 239
- “英雄”的演化：从莱儿到帕梅拉 / 247
- 为什么是《克林克》 / 270



萨维奇小姐：“有才无貌”

塞缪尔·巴特勒（1835—1902）是十九世纪后期一位十分“各色”的英国文人。他曾和他当牧师的老爸断断续续进行了绵延几十年的私人“战争”，曾尖锐抨击父权和教权双重统治下的维多利亚家庭，还曾公开质疑基督教传统和新科学权威达尔文，等等，生前树敌颇多。他死后出版的小说《众生之路》（1903）对萧伯纳、戴·赫·劳伦斯和乔伊斯等二十世纪初期的名家有很大影响。伍尔夫把那部小说视为标志一个时代终结的最初迹象。萧伯纳在《巴巴拉少校》的剧本前言中称巴特勒的某些“异常鲜活、自由而富于远见的思想”与叔本华、易卜生和尼采相通，说他“是其领域中最伟大的作家”。

不过，钱钟书先生读巴特勒的传记，关注的既不是他的“炸刺儿”，也不是他在思想上、文学上的成就，而是萨维奇小姐。

他在《容安馆札记》百四十九条中写道：

H. F. Jones, *Samuel Butler* 所附 Eliza Mary Ann Savage 尺牍, 笔舌玲珑, 胜于 Jane Welsh Carlyle 多矣, Butler 谓使其作小说当可比 Jane Austen (II, p. 106), 虽为溢美, 尚非海样语也。有才无貌, 令人叹惋。Butler 自责薄幸之诗凡三首, Jones 载二首 (II, p. 350)。其三则余于 Malcolm Muggeridge, *The Earnest Atheist* 中 (*Letters between Samuel Butler & Miss E. M. A. Savage*, pp. 372—4 备载三首) 见之, 措词命意更使读者拮据不下……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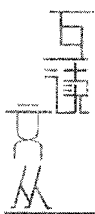
奥斯丁在英国文学中是何等人物, 然而巴特勒说: 奥斯丁能做到的萨维奇小姐亦能。钱先生又是怎样挑剔的评家, 他却也认为巴氏的话并非“海样”夸口。

那位名不见经传的萨小姐是怎样的女人呢?

最佳阅稿人

巴特勒家祖辈是富裕的自耕农。祖父巴特勒博士完成“转型”, 以剑桥圣约翰学院杰出才俊身份进入教会和学界, 担任希鲁斯伯雷学校校长多年, 还曾出任主教。他治校有方, 成功地扩大了学校规模并创造了引人注目的升学率, 使学校业务蒸蒸日上。不仅如此, 他个人投资置业也有点石成金之效, 家道日渐发达。塞缪尔的父亲是教区牧师。他把让自己从小饱受折

① 《钱锺书手稿集·卷一》(商务印书馆, 2003), 第220页。笔者在正文中使用了简体字。促使笔者注意到这条笔记的是上海的陆灏先生。



磨的严苛教育方法（包括体罚）变本加厉地用到了儿子身上。其中的残酷和专横可从《众生之路》中小厄内斯特·庞蒂费克斯因口齿不清惨遭暴打的经历略见一斑。待到塞·巴特勒步祖父和父亲的后尘进圣约翰学院修习毕业后，他对基督教基本教义和教会的一些做法产生怀疑，拒绝按父母安排接受神职，从而和家庭发生了剧烈冲突。1859年，经过反复争执商讨，父亲给了他若干资助，他便赴新西兰养羊，谋求自立。他在异乡荒原艰苦奋斗，圈地盖房买羊雇工，还凭借似乎是家传的商业本能交涉经营购进卖出，发了一笔小财（8000镑）。1864年他返回伦敦靠投资利息为生，进入希瑟雷学校（Heatherley's）习绘画，圆他的艺术梦。

正巧当时萨维奇小姐也不时出入希瑟雷。多年以后她仍栩栩如生地记得他们街头偶遇时的情形。她读到巴特勒的手稿（《阿尔卑斯山和圣所》）中有关吃樱桃的场面，写信说：

它使我想起第一次认识你时你吃樱桃的情形。那天我正向画廊走去，天气很热，我记得，我在伯纳斯街有树荫的一侧遇见了你，你正从一只小篮里拣樱桃吃……一言不发，心满意足，当我经过的时候，你把篮子递给我，仍然没有说一句话。我抓了一把樱桃就接着往前走，心里很快乐，却也没有开口。那以前我没有注意到你和别人有什么区别……

萨维奇用笔节制，但记述的场景分明如画：晴朗炎热的夏日，伦敦街边的树荫下，快乐的年轻人把樱桃递给不相识的姑娘。画面散发出浪漫的温情，甚至有些许未多加掩饰的对幸福

的憧憬。巴特勒对那弦外之音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 1901 年编辑旧信时在那封信后注道：“我希望没有人以为我抄写上述文字时，心情不过稍有波动，仅仅是那表面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所能唤起的微澜，不，我的感情要深切得多，也复杂得多。而今我多么希望能亲口对她说出这话。”

E. M. A. 萨维奇比巴特勒小一岁，是伦敦建筑师的女儿，有残疾（跛脚）。关于她没有更多的史料留下。通过书信中的只言片语，我们知道她去过法国，法文很娴熟。她的文学造诣非常深，但很可能是通过旁门左道自修成才的——她说过，她曾每天很晚去大英博物馆读前边的人留在桌上的书，用这个法子浏览了许多非常奇异而有趣的作品。她曾于 1862—1866 年间在名门大户做家庭教师，1866 年那家人迁到伦敦后她回父母家居住，但继续家教工作，同时到希瑟雷学校学素描。作为中产家庭的独生女，萨维奇即使不出嫁也应衣食无忧，然而她却一直在打工。她教家馆，给杂志报纸写文章、评论和短篇小说，还参与当地妇女俱乐部和女画家协会的事务。在妇女从业的机会很少的十九世纪中期这有一点不同寻常。是新型独立女性的人生追求？很可能。她显然对各种主张女权的著述和社会运动都相当熟悉，还不时发些不拘一格的议论。不过，她也可能另有苦衷。她曾隐约谈及和母亲的关系不大融洽，曾提到为赔偿自己丢失的俱乐部款项而向“至亲”求告的不快经历，等等。

萨维奇和巴特勒的通信始于 1871 年 2 月底。起因是巴特勒要求萨维奇帮他分批审读他的寓言小说《埃瑞璞》的手稿。他写信说：他知道她病着，还怀疑她的家人不让她安生，“然而我仍拿自己的书稿来折磨你”。他的语音里漾着某种歉疚、

体贴和温存，显然是参透了萨维奇的处境和心境。这种心有灵犀的感觉使萨维奇的“审稿”不仅是业务劳动，也是灵魂的沟通和慰藉。她从此投入了这项持续多年的漫长“工作”，为巴特勒斟酌构思、修改词句等等，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可说是超一流的编辑。后世有人评论道，巴特勒不可能把自己托付给比这更机敏、更有见地的判断了。

《众生之路》一书是在萨维奇的建议和督促下写成的。在写作过程中，巴特勒每成一章都先交她阅读，全书写完后又在她的协助下逐章修改。她1873年曾就《众生之路》的初稿说：“你应更多地 *soigner* 【法文：关照】你的文字——中间部分有相当一些句子是用‘不过’‘然而’开头的，这样的句子连在一起就显得不好看”；还说，“叙述者到底是不偏不倚的记述人呢还是向着一方呢？在故事中偏袒一方的麻烦是，读者的同情心往往容易反而被推向另一边”，如此等等。1883年末，巴特勒又陆续把修订稿寄给她。她说修订后的第一卷已近乎“完美”，说她欣赏书中许多细节；同时一边就某些用语、描述和场景提出质疑和批评。比如，她对阿西丽亚姑姑的形象颇有微辞，还觉得“接近结尾处的那场大灾难（指主人公入狱等）不够真实可信”。

萨维奇不仅是巴特勒的第一读者、审稿人和私人编辑，也是他的文学事业的鼓励者和督促者。巴特勒在世时并不得意。他的书除了一本外都是自费出版，不但赔钱，还常招来争议和贬斥。他自称是为后世而写作。萨维奇则始终坚定地支持他，赞扬他的文才和思想，在各式各样的笔墨官司中都毫不犹豫地站在他那一边。巴特勒偶尔表示不喜欢自己的某一作品，萨维奇就大发脾气：

我很生你的气。我简直气疯了。你竟不喜欢《埃瑞璜》！我真没法相信你的鉴赏力居然如此差劲——而且还那么粗暴——你明知道我喜欢那本书——我爱它——却偏要说不喜欢，意思是贬损我的趣味……

她的口气夸张而矫情，但分明是故意的：表面上看是女孩子式的撒娇使气（说人家粗暴云云），其实却是夸对方的作品；褒奖似是讨好，实际却是在鼓劲儿。萨维奇深知巴特勒极为敏感孤傲而骨子里却并不那么自信。要让巴特勒能听进批评，能接受别人的鼓励不那么容易。正因如此，萨维奇对“分寸”的拿捏令人惊叹。

萨维奇欣赏巴特勒的讽刺文笔，而且比他更早准确判定了他的才华何在。巴特勒一直在尝试音乐美术创作，对此萨维奇从未阻止或讥笑，但却更卖力地鼓动督促他写小说。她曾动员巴特勒读《米德尔马奇》和《奥罗拉·李》等女性作品，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应。但她仍毫不气馁地继续“主持”他的文学教育，不断给他开书单——包括建议他读伏尔泰和狄德罗甚至哈丽亚特·马蒂诺的作品。

至于巴特勒在财经领域进行的风险投资活动，萨维奇明确表示有所保留。她半是打趣地说：

我敢说你会毁了自己，不过你也知道，千金难买经验呀。而且，保不准在痛苦和贫穷中你倒会被引向基督教呢……何况，也说不定你还会真的发了，钱财无数，百万富豪，成为大资本家靠自己的专利蒸汽机挣得万贯家资从而

受封当上爵士。好吧！我不反对。我乐于认识一个阔佬，不过，你忙着发家的时候可就没法为我做什么了——我是指你将没法子写那些最最能让我喜悦的书了。所以，总的说来我想我还是宁可你别太有钱。

萨维奇不幸言中。投资失当引起的麻烦一度让巴特勒无法专心写作。1875年他甚至不得不亲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处理商务。对被经济烦恼缠身的朋友，萨维奇在一封信的附笔中仿佛顺带地说：“我也表现很好。直到此刻为止我一点儿都没想起庞蒂费克斯们。我是世间最不自私的女人。”用的仍是她一贯的腔调。揶揄的自我表扬是对对方作品的肯定，同时又是委婉的批评和暗示，提醒巴特勒他荒疏了最值得做的事。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来自萨维奇的这般不懈的鼓励、敦促和批评，巴特勒的文学写作究竟能进展到何种程度。

信箱里的“文学”

萨维奇在信里也谈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百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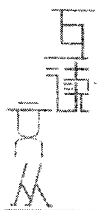
她提到自己由于收到15先令稿酬而“大为得意”，因为她原以为不过能得10先令：“而且，我将受托写本书，挣上10英镑！！书名为《装饰性刺绣家庭指南》。”萨维奇虽然对阔佬并不那么景仰，却和多数英国人一样谈起钱来毫不扭扭捏捏。她一板一眼地把具体钱数列出，口气一如既往轻松诙谐。不过，大惊小怪的语气让我们不能不怀疑那份“得意”和那双倍的感叹号在多大程度上是在挖苦女性写作的不值钱。随后她又写道：“顺便说，我还没有来得及给你绣提水壶用的手垫

【防止手被热汽烫伤的厨房用品】呢。不过，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会送你一本我的书，你扫上一眼就能自己动手绣手垫啦！保管称心（*It is warranted*）。 ”

萨维奇后来确实写了一本有关刺绣的小书，其内容不仅有实用技术指导，也包括刺绣艺术的简史。她常在一些主要面向妇女的报刊（如《客厅报》、《妇女报》等）上匿名发表文章，也写过短篇故事，但《刺绣》是她唯一出版了的书。如今研究女性活动和劳动的历史多少成了显学，萨维奇们的先驱工作得到了认可和传承。然而，在她生活的时代，被委托专写这样的话题必曾唤起过复杂的心绪。她的话音里既有对刺绣的兴趣，也有对书商推销术的揶揄，还有对女性写者事业空间的促窄、对那些无形的划界和障碍的痛切体会。如果没有这诸多的深层感想，她又怎能和一位男作家就刺绣指南“保管称心”的指导效果开出那么精彩的玩笑呢？

萨维奇还参与所在街区的女性俱乐部的组织管理，常常为俱乐部办维修、凑房租、筹经费，搞得焦头烂额。由此她对巴特勒的地主营生^①也不时稍加挖苦：“我可以相信你的房客们付了租金，可怜的家伙们，但是如果你指望我相信他们付钱时毫无怨言，我可还没轻信到那地步。”还有一次，她还向巴特勒报告说，自己像蜘蛛捕捉飞虫那样网罗会员，却遭遇了一位趾高气扬的太太：

① 巴特勒和家庭长期斗争，终于得到了祖父留给他的一份遗产，以之抵押借款（利率4.5%）置房产，然后出租获益（收益率8%），以为生计。



“我喜欢这地方”，她说，“很简素呀”，然后她盯着我，说“很简素”。意思是，可怜见啊，寒酸，于是我觉得很寒酸。她身穿貂皮和昂贵的天鹅绒……盯着地毯上一块磨损得很厉害的地方，又说“很简素”。我想她前来加入俱乐部只是为了通告说我们“很简素”。然后她说，“现在我得告诉你我的情况：我是厄德雷·威尔莫特爵士最近的表亲”。此时我露出万分虔敬的表情，在场的另一位俱乐部成员不得不赶紧逃出房间……我最仰从男爵仅次于尊崇正经八百的爵爷——尤其是厄德雷·威尔莫特爵士这样似乎在沃威克郡有大片地产的从男爵……

她还曾打点女画家协会的事务：

我现在当上了协会的秘书——我指的是拿薪水的助理秘书。正式秘书是荣誉的。如果我干得不错，就可能整个展季都被雇佣，那当然是好运。前秘书是个男的，两周前很适时地患肺炎去世了。你瞧，老天有时候甚至对我都挺不赖。

我的展览快结束了……我觉得展览挺有意思，而且，这营生还让我能够合法地一逞与生俱来的撒谎癖好。我乐不可支地告诉那些刚刚购置了极其可怕的画作的人他们买下的乃是“本次画展的精粹”，并目送他们欢天喜地地离去。

1883 年底萨维奇谈到两人以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门口收管雨伞的人为中转交换手稿的事：

我总是把我的东西留在他那儿，省得上楼去妇女专室……

我认识的一位夫人有一天看到我从那里取雨伞，惊骇不已，说当局肯定不乐意我这么干。我对她说，通常情况下男伞和女伞不加区别待在一起可能会滋生不轨，不过我的雨伞长期受我个人品质的熏染，可以信赖她会循规蹈矩，稳妥自持。无论如何，我也应等当局或者男伞们抱怨以后再改变做法。如果他们听说我的篮子和你的手稿私奔，说不定我就会受到申饬啦……

读罢这样的文字谁能不莞尔一笑？从中我们可以充分地体会为钱先生所称道的“笔舌玲珑”。然而，她的信里有的不只是机智的文笔，还有思想，有对社会陋习的批评、对独立女性处境的深刻洞察，有和巴特勒的交流，以及明显的博友人一晒的娱人之意。也许，她需要那般会心同笑所带来的一点温暖。而且，她明白偏执而孤单的巴特勒更需要这种交流所蕴含的精神支持。

萨维奇不曾试笔写长篇小说，但她肯定想过这个问题。她见到过那么多精彩或不太精彩的女性写作的先例。她讥笑那种为男人而埋没自己的“贤淑”姿态。她拒绝了巴特勒邀她合写小说的建议——她不认为自己的参与算得上联合创作，大概也不太能想象自己如何能进入巴特勒的题材和思路。那她为什么不尝试单干呢？因为她的身体状况不能支持持续的码字？因